

马来西亚政局突变的混沌学解读

廖小健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大选结果; “不规则”原因; 混沌学理论; 启示

[摘要] 2008年的马来西亚大选, 出现了所有政评家都意想不到的结果, 即执政的国阵失去数十年以来一直保有的多数国会议席和五个州政权。本文运用混沌理论对此“不规则”现象进行解读, 先后分析选前形势, 印度人示威及其对其他族群选民的影响, 网络传播与政治动员的关系等。本文认为, 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 也存在“混沌”或“不规则”, “网络政治”特点, 使当代政治的“不规则”日渐增多, 传统定常的政治分析方法面临着新的挑战。

[中图分类号] D733.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8)05-0046-07

Analysis on the Transmutation of Political Situation in Malaysian Perspective from the Theory of Chaos Science

Liao Xiaojian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 Result of General Election; Reasons of “Irregularity”; Theory of Chaos Science; Revelations

Abstract The Twelfth General Election of Malaysian in 2008 reached an unexpected result: the ruling party BN lost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parliament and the regimes in five provinces which has been hold by BN for dozens of year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rregularity” by theory of Chaos Science theory. The paper studies the situation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Hindu demonst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other ethnic group voter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chaos” or “irregularities” in the political field as in other fields. “The network politics” will cause more and more political “irregularities”. The traditional regular politic study methods is facing the new challenge.

马来西亚是一个较早实行议会选举的多元族群国家, 虽然政治斗争和族群争议均非常激烈, 但1957年建国以来的历届大选, 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联盟/国阵)都赢得绝对多数的国会议席, 迄今已连续执政50年。然而, 在2008年3月8日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大选中, 国阵席位比上届的198席少了58席, 仅赢140席, 占222个国会议席的63.06%, 失去了数十年以来保持的2/3国会议席的强势地位; 在州议席选举中, 国阵也比上届的453席少了146席, 仅获307席, 占505个州议席的60.79%, 不但没有收复反对党早已控制的吉兰丹州政权, 还丢失了檳城、雪兰莪、霹雳和吉打等四个州政权。反对党的国州议席则分别是82席和196席, 比上届大幅增加了62席和145席, 且控

制了五个州政权^[1]。是届大选, 被当地评论称之为“政治大海啸”, 不仅因为该国政治版图因之发生巨变, 影响深远, 还因为选举结果, 出乎意料! 马来西亚政局突变是如何发生的? 怎么解释它的“无法预测”? 它对我们诠释当代政治有何启示?

大选结束后, 新马两地探讨是届大选朝野阵营得失利弊的评论不少, 如马来西亚的郑丁贤《政治海啸改变大马政治面貌》、邓开平《非战之罪, 国阵“自己打败自己”》、《南洋商报》社论《大马出现新的政治局面》、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马国政治风云突变》等, 朝野各党也对大选进行了总结, 如《巫统领袖总结六大败选因素》等等。有关评论就通胀、贪污、族群矛盾、施政弊端、示威游行等诸多原因进行的种种论述, 对了解

* [收稿日期] 2008-07-03

[作者简介] 郑蔚康,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2006级博士研究生。

是届大选的各种情况无疑颇有帮助,但鲜有从理论上,或从“混沌学”的视角探讨马来西亚大选结果“无法预测”的著述。作为当代重要的理论之一,“混沌学”理论的应用已从气象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拓展到生物、信息、医学、经济和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一些论文,也采用了“混沌学”的一些概念,如林珏的《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蝴蝶效应”》、赵联宁《“蝴蝶效应”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等,但在政治研究应用该理论的成果则不多。本文拟从“混沌”理论的视角探讨马来西亚政局突变的原因,希望能比较客观地解读马来西亚大选结果的“无法预测”,并从中获得某些启示。

一 近年马来西亚政经局势

国阵为什么在是届大选遭受重大挫败?大选后,有关国阵大选失利的原因,众说纷纭,例如,物价上涨,治安恶化,贪污严重,贫富悬殊,族群矛盾尖锐,族群分治架构失败,民心思变,多元政治战胜族群政治,国阵内部矛盾爆发,等等。所有这些,对国阵无疑都是不利的。然而,大选前,国阵政府虽然面对各种挑战,首相阿都拉的民调支持度也有所下滑,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出现引致政治巨变的情况,如经济严重衰退或社会极度动荡等;部分选民有不满情绪,但也还没到达“爆发的临界点”^[2],比起执政联盟曾蒙受较大挫折的1969年、1990年和1999年大选,2008年大选前的形势,相对稳定。

政治上,大选前朝野力量对比非常悬殊,执政联盟国民阵线拥有198个或90%以上国会议席,且控制了除吉兰丹州外的全国12个州政权^[3]。国阵最大政党——马来人的巫统拥有党员340万,占全国人口2700多万的12.5%或1600多万马来人的21%,第二大执政党,华人的马华公会也拥有近100万党员,占总人口的5%或600万华人的16%,加上其他各党党员,国阵党员有400多万,约占马来西亚900多万选民的近一半。反对党方面,由于政治目标差别较大,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教党等三大反对党一直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盟,三党仅拥有20个国会议席,吉兰丹是反对党

控制的唯一州政权,但在45个州议席中国阵拥有22席,反对党仅以微弱的1席优势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反对党党员人数没有确切披露数字,大选前估计应在100万左右,比国阵少得多。2007年11月在首都吉隆坡发生的两场示威游行,确实对国阵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当天就给驱散的示威,无论从规模,或从冲击的力度,似乎都很难与摇动国阵的政治优势划等号¹。而且,根据2007年12月独立民调中心的调查,63%的被调查者满意政府应付示威活动的方式^[4]。

经济上,2003年阿都拉政府掌政以来,马来西亚经济一直平稳发展,2004年增长高达7.1%,2005年和2006年略低,但也分别增长5.2%和5.9%,2007年经济增长再上6.3%,高于政府和民间机构的预测。由于经济的平稳发展,马来西亚贫困率持续下降,失业率也继续维持3.1%—3.5%的低水平。政府的“九五大马计划(2006—2010年)”和近两年连续推出的“柔南经济特区”等几大经济特区发展计划,得到普遍欢迎,2008年首季制造业投资总额激增248%达226亿林吉特。物价确实上涨,但通胀压力比其他邻国轻得多,有关统计显示,越南4月份的通胀率升达21.4%,印尼5月份的消费价格上升了10.4%。马来西亚的通涨率2007年约2%,2008年第1季度按年仅增长2.6%,3月份同比也仅增长2.8%。

至于其他原因,同样也很难与动摇国阵的政治优势划等号。如民心思变,多元政治战胜族群政治等原因,民心思变和多元政治论述一直都有,如1999年大选前后“政改运动”所反映民心思变情绪之强烈,当时在野联盟“替代阵线”联合竞选宣言所表述“多元政治”理念之系统与明晰,都远远超过2008年大选;又如巫统或国阵内部矛盾,贫富悬殊、贪污腐化、治安恶化、族群分治弊病等问题,固然会引起选民的不满,但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一般来说,难以在短期内产生轰动效应。而且,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国阵政府也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如针对人们对警察的不满,政府在2004年成立警察皇家委员会,并在2007年底将全国商业罪案局总监南利尤索夫控上法庭,这也是历来被控贪污的最高警阶警官;针对“林甘短片”披露的司法丑闻¹,政府也于2007年底设立皇家

¹ 1999年大选前后,因前副首相安华被罢黜逮捕引发的“政改运动”,规模要大得多,“政改运动”从1998年9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99年大选及之后,其形式包括聚会演讲、示威游行、参与者从数千到数万不等,掀起过好几拨高潮,并引发街头冲突甚至外交风波,但国阵在1999年大选中依然赢得2/3多数席位的胜利。

¹ “林甘短片”是由反对党领袖安华于2007年9月公开的揭发司法部公正的一段录像,短片显示律师维卡纳伽林甘与一名据说是前首席大法官阿末法鲁斯的资深法官通电话,参与游说任命法官。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据 2007年 12月的独立民调中心调查,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满意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 其中包括非常满意的人^[5]。

为了争取华印选民支持, 国阵也一如既往地采取“发糖果”方式, 密集地答应华社和印度族群长期争取的多项要求。如给各级华印学校发放拨款, 同意增建 6所华小和搬迁 13所华小, 给华人农民发耕地地契, 列印度人的大宝森节为吉隆坡和布城的公共假期, 承认印度国大党创办的亚洲医药、科学与科技大学医学系文凭, 等等。据估计, 大选前的短短两个月里, 政府给华社及印度社群的拨款总数高达 1 亿 3000 万林吉特^[6]。这些都是历届大选争取华印两族选民屡试不爽的成功绝招。还有, 和往届大选一样, 执政的国阵拥有各种选举优势, 如庞大的选举资源和有利的选区倾斜, 以及种族政治架构下进行种族政治动员的便利, 等等。

因此, 和自然海啸一样, 2008年 3月 8日的这场政治海啸没有明显的预兆。大选前, 尽管不少政治评论, 以及马来西亚的朝野政党, 包括最大执政党巫统本身, 都估计到国阵的席位和支持率会有所减少, 但几乎没有谁能够预测, 国阵的 2/3 强势地位将会动摇。国阵领袖也承认将面对更多的考验, 但却“确认应处理的课题已获得妥善处理。”表示有信心赢得 2/3 多数, 并从回教党手中重夺吉兰丹州政权^[7]。正是基于对形势比较乐观的判断, 政府提前宣布大选, 并慷慨地提供了长达 13 天的竞选期, 2月 24日提名, 3月 8日投票¹。反对党对否决国阵的国会优势也没有把握, 投票前一天, 马来人反对党——伊斯兰教党领袖聂阿兹, 还“有感于党面临功败垂成、彷徨无助”而流泪^[8]。按照常规分析, 一般认为国阵可以拿到 80% 的席位, 远远超出 2/3 的底线。然而, 大选结果却出乎意料: 马来西亚在没有严重经济衰退或极度社会动荡的情况下, 却爆发政治海啸, 出现政局突变。“执政党最终会输得这么惨, 在野各反对党则会赢得这么多, 因此, 大家都感觉意外和惊愕。如果就选民大举背弃国阵而言, 大选的结果更像是一次火山的爆发”^[9]。

二 “混沌”理论与马来西亚的众多“蝴蝶”

应如何解读马来西亚的政局突变的“不可预测”, 笔者认为混沌学的有关理论, 可以为之提供

一个较好的理论工具。因为, “混沌”特指“不规则性”, 即一种确定的系统中出现的无规则的运动, 或某种应该有的秩序却没有出现^[10]。

(一) “混沌”

“混沌”理论的创始人洛伦茨,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气象学家, 他用计算机作天气仿真运算, 由于初始数据的微小偏差, 第二次仿真计算的结果和第一次完全不同。洛伦茨把这个发现写成论文《确定性非周期流》于 1963年发表, 指出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 能带动整个系统的连锁反应, 造成未来状态极其巨大的差别。这种情况又称为“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和“并非随机而貌似随机”或“不规则性”^[11]。1972年洛伦茨发表第二篇论文《可预报性: 在巴西一只蝴蝶翅膀的拍打能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产生一个龙卷风吗?》进一步论述“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 他指出, 像巴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现象, 有可能改变大气运动的方式, 引发美国德州出现龙卷风, 更不用说无数个更强大的动物(包括我们人类自身在内)的活动了。他还指出, 蝴蝶翅膀的影响, 将在湍动的空气中扩展, 而不是在静稳的空气中扩展^[12]。这种说法后来被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随着 1975年美籍华人学者李天岩和美国数学家约克发表题为《周期 3 意味着混沌》学术论文, 以及美国科普作家格雷克的科普作品《混沌: 开创新科学》中采用“蝴蝶效应”为首章题名后, “混沌学”和“蝴蝶效应”至今已广为人知。

根据混沌理论和“蝴蝶效应”, 造成政局“非规则”巨变的条件起码有几个, 一是敏感的初始微小变化或轻拍翅膀第一只蝴蝶, 二是可以引起连锁反应的因子或更多的蝴蝶, 三是湍动的空气。在马来西亚政局突变的分析中, 前者是不太起眼的社会事件, 中者是各种潜在的矛盾, 后者则是选前的政治氛围。

(二) 拆除印度庙与最初拍翅膀的蝴蝶

导致马来西亚政局突变的最初社会事件, 应是拆除违章建筑, 这确实不可思议。虽然马来西亚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 但在 2006年 2月初到 2007年 7月底短短的一年四个月间, 却有 80座印度庙, 因“违章建筑”而被拆除、烧毁、迁移到化粪池附近、或接到通知即将被拆除^[13]。马来西亚的印度教徒为阻止拆庙而奔走求援, 上书请愿, 甚至入

¹ 这也是 1982年以来大选竞选期最长的一届, 比最短的 2004年的 8天多了整整 5天, 1999年大选竞选期也仅为 10天。

禀法庭。马来西亚的社会矛盾，一向以占人口约 90% 的马华两大族群的矛盾为主线，印度人仅占人口的 7%，虽然生活相对贫困，但却一直是国阵的忠实支持者，“比较听话”。因此，他们的反应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拆除印度庙的事件仍层出不穷。2007年 10月底，雪兰莪州当局在镇暴警察的协助下，在拆除一个非法木屋区的同时，又拆除了一座百年印度庙，并逮捕十多名试图阻止拆庙的印度教徒^[14]。

此举最终激起印度人的强烈不满。因为宗教是各族群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族群和睦或造成族群冲突的重要因素^[15]，拆除百年老庙，被视为是对印度人传统文化的严重亵渎，属于相当“敏感的初始条件”。2007年 11月 25日，在印度教徒权益委员会（简称印权会）号召下，印度教徒举行了独立 50 年以来的首次大示威，上万印度人顶着警察的催泪弹及水炮，上街示威，警方则援引内安法令扣留五名印权会领袖，并一度逮捕和提控不少示威者^[16]。印度人的示威虽然没有升级，但政府的强硬态度激起了印裔选民的普遍不满，示威游行后，印裔的请愿抗议连续不断，对国阵的支持从 2007年 10月的 80%，下降到 2008年 2月的 30%^[17]。印权会领袖呼吁所有印度人在大选中对国阵还以颜色，“把选票投给在野党，无论是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还是伊斯兰教党。”^[18]大选前夕，马来西亚上下已普遍认为印裔选民会大量投向反对党。

（三）其他蝴蝶与湍动的空气

印度人的 11月示威，特别是示威之后连续不断的请愿、抗议呼吁，在多元族群并即将举行大选的马来西亚，同样是“敏感”的。马来西亚当时有不少矛盾，政治氛围有所湍动。如该国第二大族群华人，为了争取各种公民权益，特别是改变政府长期奉行的马来人特权与新经济政策，华社一直进行着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抗争。虽然，上世纪 90年代政府推行“小开放政策”以来，华人选民对国阵的态度已从抗拒逐渐走向合作，并在最近的三届大选（1995年、1999年和 2004年）给国阵以全力支持，但马华两大族群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2004年国阵获得大选胜利后，一些巫统领袖在国会和巫统代表大会上发表各种偏激的种族性言论，巫青团长希山慕丁还连续三年在巫统大会上高举马来剑。期间，各种种族课题层出不穷，马华两族围绕“种族输赢论”，“槟城马来人边缘化”，“华人被邻国系统边缘化”，“土著股权报告”，“马来西

亚是‘伊斯兰教国’还是‘世俗国’”，以及一连串宗教纠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华人选民的不安与不满日渐增加。印度人的遭遇与抗争，再次凸显了非马来人的困境与无助，华人选民的抵触情绪骤然升高，拟利用选票加以宣泄抗议者也与日俱增。

再如马来人，作为最大的族群，马来选民的投向在大选中一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不仅因为马来人选区占多数，还因为“巫统就是马来人，马来人就是巫统”^[19]，“只要马来族群不思变，国阵的执政地位几乎难以撼动。”^[20]成立于 1946年的马来人执政党巫统，因高调捍卫马来人特权而被视为马来人的政治代表，一直得到广大马来选民的高度信赖和倾力支持，巫统及其为首的政党联盟也因此历届大选中屡屡获胜且组建强势政府。1998年到 2001年，在“安华事件”引发的“政改运动”的推动下，大批马来选民曾一度转向支持反对党。之后，马来人寄望于阿都拉，但政府近四年的表现，各种社会弊端和民生课题，特别是燃油价格的上涨引起不少选民，特别是城镇马来中产阶级等有车一族的不满，重新激起了马来人的变革要求，并发起两次请愿示威，即 2007年 9月底由律师公会发起 2000多名律师参加的游行请愿，和 2007年 11月 10日由“净选盟”发起约 3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后者也是 1998年“政改运动”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不过两次游行的群众在递交请愿书后都陆续解散。11月底的印度人示威，特别是随后发生的警民冲突，逮捕审讯等一连串事件，以及印度选民日益增长的反国阵情绪，连续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加上马来人反对党主导的各种课题争议，马来人对政府的大小不满遂迅速升温。

三 网络传播与政治动员

虽然中国有不少关于小事导致重大变故的典故与成语，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但按照以往的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导致重大政治变局的往往要经过朝野阵营较长时期的较量，像马来西亚朝野实力对比如此悬殊，反对党要获得重大突破，难度更大。事实上，马来西亚过去也不乏“敏感”的事件、诸多的矛盾和湍动的政治氛围，但反对党却始终无法挑战国阵的强势政治地位。然而，从 2007年 11月 25日印度人上街示威，到 2008年 3月 8日大选投票，仅 100多天，马来西亚反对党就获得了令人“意外和惊愕”的巨大胜利。原因何在？是届大选和以往大

选有何不同?

是届大选和以往大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反对党的胜利与其充分利用网络传播进行政治动员有直接关系。

在政治动员方面,传统的方法主要是人际动员或利用印刷和电子媒介进行动员,前者包括集会演讲和登门拉票等,后者包括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宣传鼓动,以及发宣传品、张贴海报等。由于缺乏资金及媒体资源,加上各种限制,反对党的宣传声势往往不如执政党,政治动员的范围和效果均大受到影响。但 21 世纪是一个网络时代,不受资金限制,且政府难以控制的网络传播,使“新闻信息跨空间流动加速,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21]。作为亚洲小虎的马来西亚,互联网普及率非常高,1999 年大选时,该国互联网用户不到 100 万,2008 年却增加到 1200 万,使用率为 45%,特别是城市地区,如首都吉隆坡、雪兰莪及槟城等经济发达的州,互联网使用率更高达 70%,乡村互联网的覆盖率虽然偏低,但马来西亚手机使用率超过 70%,网上消息可以通过手机迅速传遍全国城乡。当时倾向反对党的电子网站有好几家,如英文网站“当今大马”(Malaysiakini.com),“今日马来西亚”(Malaysiatoday.com),“票选大马”(Malaysiavotes.com),以及中文网站“独立新闻在线”(merdekareview.com)等,各个反对党和一些主要的非政府组织还设有自己的网站。反对党可以充分利用了网络科技,通过互联网、电邮、手机简讯及个人博客等途径,向广大选民传递信息。反对党领袖,如公正党的安华和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等人都设有个人博客,伊斯兰教党,除了领袖个人的博客外,还设有网上电台及电视台。据统计,大选成绩公布当晚,英文网站“当今大马”的点击率突破了百万,对人口仅 2000 多万的马来西亚而言,比率是相当高的,这些网站受关注的程度也可见一斑。

网络信息的迅速传播,使反对党的各种政治主张广为人知,赢得共鸣和支持。如反对党强调公平正义(公正党),改变国运(行动党),福利国(伊斯兰教党)^[22]等多元政治主张,特别是伊斯兰教党淡化一直坚持建立“伊斯兰教国”的理念,不仅克服了以往反对党政纲“南辕北辙”的痼疾,为三大反对党的建立了超越种族藩篱的竞选合作扫清了障碍,也为各族选民支持整体在野战线,提供了政治基础。另外,反对党提出改善治安、缩减贫富差距、打击贪污等诉求,承诺执政将提高燃油津贴,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等有针对性的具

体主张,比政府的一连串大型发展计划,更容易引起普通选民的共鸣。同样的,由于网络信息的跨空间迅速流动的特点,政府与国阵成员党的各种弊端和矛盾的负面效应,也随着反对党在网络的连续猛烈抨击,呈几何级数不断放大。

网络信息传播还使“安华效应”再次发挥重要影响。前副首相暨巫统署理主席安华在 1998 年被革职后,曾领导掀起轰轰烈烈的“政改运动”,致使巫统在 1999 年大选遭受重创。但随着局势逐渐向有利于国阵的方向发展,特别是 2004 年大选公正党只以微弱多数赢得 1 个席位后,很多政治评论认为安华效应已经消失,影响有限。然而,2008 年大选,特别是网络信息的迅速传播在政治动员发挥的巨大作用,却为安华施展政治才华提供了最佳平台。因为,互联网新闻传播不仅为传播者传播新闻提供了超越时空局限的种种便利,同时也为受众获取新闻提供了超越时空局限的种种便利。在新闻网站丰富的纵横链动结构中,受众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接收新闻的内容种类,决定浏览新闻的时间顺序,对接收新闻的过程实施全方位自由调配^[23]。安华的个人魅力,特别是他特殊的从政历程,自然使他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从 2007 年 9 月推出“林甘录像”到当年 11 月“净选盟”发起的示威游行,从主导竞选议题到协调在野阵营,从演讲听众挤得水泄不通到网络个人博客人气急升,处处突显安华的影响。虽然安华没能参选,但其妻女出征双双胜出,夫人旺阿兹莎 2004 年仅以 590 张多数票险胜,2008 年的多数票却增达 13000 多,女儿虽然首次参选,却一举击败连任三届国会议员的巫统政府部长,其夫人旺阿兹莎领导,安华为实权领袖的人民公正党,赢得的国会议席更从 2004 年的 1 席猛增到 2008 年的 31 席,一跃成为最大的反对党^[24]。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安华效应”的威力。

正是由于网络传播为政治动员,特别是为反对党的政治动员提供了超乎想象的便利快捷,“跟着煽动翅膀的蝴蝶越来越多”,三大族群不少选民的不满情绪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就迅速地转化为对反对党的支持。往届大选,印度人选民始终是国阵的忠实支持者,马华两族则有所选择,1990 年大选华人倾向对抗国阵,但寻求马来人结盟却没有成功。1999 年大选,马来人掀起反政府的“政改运动”,华人选民却担心局势动乱而全力支持国阵。2008 年大选却是三大族群共同反戈,气势排山倒海,国阵便难以招架了。

四 结论与启示

马来西亚大选结果令人“意外和惊愕”的出乎常规，它的“不规则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政治学相对静态定常分析方法的一种挑战。传统政治学把政治看成是各个政治群体的利益博弈，这种博弈遵循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系统模式中循环。政治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装备着各种功能的大小部件，大部件发挥大作用，与大部件联系密切的大事件导致大影响，中小部件和中小事件的作用和影响则依次递减，博弈的结果因而是可以预见的，甚至是可以控制的。马来西亚不符常规的大选结果却显示，和气象、物理、数学、生物、信息、经济和管理等多个领域一样，政治领域也存在“混沌”，存在“不规则性”，事件大小与其影响的程度，再不是常规的或机械的，某件开始看来并不太大的事件，通常只会产生较小的影响，但也有可能导致重大的政治变故，事件与结果的联系由此变得模糊，结果也变得无法预测。马来西亚大选结果的“不规则性”，既有其特殊性，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不少亚洲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导致当代政治博弈“不规则性”的几个要件，如“敏感的初始条件”、“诸多矛盾和湍动的政治氛围”、“网络信息的瞬间传播”等，都有可能演变为“不规则性”的结果或重大的政治变故，如韩国，从同意“进口美国牛肉”，发展到声势浩大的“倒李风潮”，也不过 100 天时间，当前亚洲某些国家局势

动荡，也呈现一定的“不规则性”。

政治博弈的“混沌”，和其他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混沌”一样，应该早已存在，但依据不同的博弈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应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上，由于政治博弈对硬实力，如武装力量和经济资源的要求，以及政治动员的局限，政治发展基本处于一种定常发展状态，即使偶有“不规则性”现象，也被视为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偶然事件。但当代政治就不一样，一方面，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民意等软实力已成为政治博弈的胜败关键，并成为社会稳定风向标。在实施议会选举的国家，民意利用选票宣泄，将有可能导致政权频繁更替；在非民主选举国家，没有选票宣泄的民意，如果得不到疏导，则有可能引发骚乱，导致社会危机。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网络政治”已成为当代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网络信息传播的异常快捷广泛，特别是在“同一瞬间捕捉或掌握到同一新闻信息”^[25]的信息共享影响下，辅以有效的策略，公民意向，包括各种层次不同范围的群体情绪，都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意想不到的大规模转向，政治博弈的各方实力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导致政治博弈的“不规则”结果。因此，当代政治发展不仅是定常、周期的运动，同时也存在无序的“混沌”或“不规则性”，后者呈日趋频密的态势。这不仅要求为政者关注一切有可能是“敏感”的初始小事，也要求人们研判当代政治发展时，更新思维，采用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包括应用“混沌学理论”。

【注 释】

[1] 社论《马国政治风云突变》，（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2008年3月10日。

[2]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这是作者对1969年大选前夕选民情绪的形容，1969年大选，执政联盟严重失利，选后随之发生“5·13种族流血冲突事件”。

[3] 陈华之：《控制国会 90%以上议席 阿都拉缔国阵新猷》，（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4年3月22日。

[4] 谭慧华：《该是评估阿都拉的时候了》，（马来西亚）独立在线网站，<http://www.merdeka-review.com/>，2008年2月20日。一般认为该网站倾向反对党。

[5] 同 [4]。

[6] 《国阵拨款华印社群 不到两月破 1 亿林吉特》，（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2008年2月20日。

[7] 《阿都拉：严肃看待所有问题 国阵视大选为最大

挑战》，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http://www.zaobao.com/>，2008年2月15日。

[8] 赖宝珠：《聂阿兹“滴泪定江山”》，（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2008年3月10日。

[9] 社论《马国政治风云突变》，载（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2008年3月10日。

[10] 〈美〉E·N·洛伦茨著，刘式达、刘式适、严中伟译《混沌的本质》，气象出版社，1997年，第2页。

[11] 同 [10]，第 7、3、112 页。

[12] 同 [10]，第 172、174 页。

[13] 陈慧思：《上书马六甲首长促停止拆庙兴都教徒要阿里鲁斯坦赔偿》，（马来西亚）独立在线网站，<http://www.merdeka-review.com/>，2007年8月3日。

[14] 《百年印度庙被拆 冲淡马国屠妖节气氛》，（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2007年11月9日。

[15]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481页。

[16] 张明光：《印度选民吹反风爆发万人大示威 国大党可能连累国阵》，（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2008年 2月 24日。

[17] 《票源本可靠 马袖强列 5黑区 印裔反风 民政不妙》，（马来西亚）《东方日报》，<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top>，2008年 2月 3日。

[18] 陈慧思：《镇压献花者造成无可弥补伤害首都权利吁印裔全面投在野党》，（马来西亚）独立在线网站，<http://www.merdeka.com/>，2008年 2月 16日。

[19]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政治分析组编辑《巫统的困境：第十届大选分析》，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0年，第 21页。

[20] 利亮时：《国阵与马来西亚来届大选》，（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2008年 1月 16日。

[21] 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290页。

[22] 郑丁贤：《政治海啸改变大马政治面貌》，（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8年 3月 9日。

[23] 同 [21]，第 293页。

[24] 《囊括 31国 40州公正党狂风扫落叶》，（马来西亚）中国报网站，<http://www.chinapress.com.my/>，2008年 3月 10日。

[25] 同 [21]，第 290页。

【责任编辑：吴金平】

（上接第 32页）

002520B9/yuenan.htm 2008年 6月 29日。

[7] <http://news.hexun.com/2008/zhjxjdh/>，2008年 6月 29日。

[8] <http://finance.baidu.com/z/ynjwj/>，2008年 6月 29日。

[9] <http://news.zgjw.com/zhuanti/20080612/default2.shtml>

[10] <http://www.cs.com.cn/xwzx/01/d31/>，2008年 6月 29日。

[11] http://resource.stockstar.com/z/pecial2.aspx?id=SS_20080613_30122208，2008年 6月 30日。

[12] <http://finance.21cn.com/zhuanti/jinrongweiji/>，2008年 6月 29日。

[13] <http://news.eastmoney.com/tpic/1368.htm> 2008年 6月 28日。

[14] <http://www.eeo.com.cn/z/ynjwj/>

[15]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99087.html> 2008年 6月 29日。

[16] <http://xjbest.blog.163.com/blog/static/20407547200857112721637/>，2008年 6月 29日。

[17] 《越南上半年经济料增长 6.5%》，（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 7月 2日。

[18] 《东南亚国家通货膨胀率普遍达多年新高》，（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 7月 2日。

[19] 《广州日报》2008年 6月 14日 A8版。

[20] 潘金娥：《越南金融动荡对中国的启示》，<http://panjineblog.blog.163.com/blog/static/8462820920085280351881/>，2008年 6月 29日。

[21] 夏露：《暴风雨中被打开的门：越南女人对苦难的承受力》，http://xiajublog.blog.163.com/blog/static/84659059200852528733120/#comment=fks_0840690860810830740820800840950920820807070093086083074，2008年 6月 29日。

[22] 夏露：《你不必太为越南担心》，http://xiajublog.blog.163.com/blog/static/8465905920085245625848/#comment=fks_08406908608108307408008208209509208208070093086083074，2008年 6月 29日。

[23] 黄海敏发自河内：《越南上下静对危言》，《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 6月 9日。

[24] 同 [17]。

[25] 《越南金融危机可能性微乎其微》，《广州日报》2008年 6月 14日 A8版。

[26] 同 [23]。

[27] “PM Nguyen Tan Dung sets off for US visit”，<http://www.vietnamembassy.us/news/story.php?id=20080622095709>，2008年 6月 30日。

[28] 《亚行：为免触发另一次亚洲金融危机，越南须避免经济再恶化》，（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 7月 23日。

[29] 同 [23]。

【责任编辑：陈文】